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十二回 背冤家拜煩和事老 裝鬼戲催轉踏謠娘

按：金巧珍和金愛珍一路說話，緩緩同行。陳小雲走的快，先自上車，阿海也在車旁等候。金愛珍直送出棋盤街，眼看阿海攙巧珍上車坐定，揚鞭開輪，始回。小雲見天色將晚，不及再遊靜安寺，說與巧珍，令車夫仍打黃浦灘兜個圈子轉去罷。於是出五馬路，進大馬路，復轉過四馬路，然後至三馬路同安里口，卸車歸家。

小雲在巧珍房裏略坐一刻，正要回店，適值車夫拉了包車來接，呈上兩張請帖：一張是莊荔甫催請的，下面加上兩句道：「善卿兄亦在坐，千萬勿卻是荷。」一張是王蓮生請至沈小紅家酒敘。

小雲想：沈小紅家斷無不請善卿之理，不如先去應酬蓮生這一局，好與善卿商定行止。遂叫車夫拉車到西蕃芳里，自己卻步行至沈小紅家。祇見房間裏除王蓮生主人之外，僅有兩客，係蓮生局裏同事，即前夜張蕙貞臺面帶局來的醉漢：一位姓楊，號柳堂；一位姓呂，號杰臣。這兩位與陳小雲雖非至交，卻也熟識，彼此拱手就坐。隨後管家來安請客回來，稟道：「各位老爺纔說是『就來』，就是朱老爺陪杭州黎篆鴻黎大人來啵，說『謝謝』哉。」

王蓮生沒甚吩咐，來安放下橫披客目，退出下去。蓮生便叫阿珠喊外場擺臺面。陳小雲取客目來一看，共有十餘位，問道：「阿是雙臺？」王蓮生點點頭。沈小紅笑道：「倪勿然陸裏曉得啥雙臺嘅，難末學仔乖，倒擺起雙臺來哉，也算體面體面。」陳小雲不禁笑了，再從頭至尾看那客目中姓名，詫異得很，竟與前夜張蕙貞家請的客一個不減，一個不添。因問王蓮生是何意，蓮生但笑不言。楊柳堂、呂杰臣齊道：「想來是小紅先生意思，耐說阿對？」陳小雲恍然始悟。沈小紅笑道：「耐啵瞎說！倪搭請朋友，祇好揀幾個知己點末請得來繃繃場面，比勿得別人家有面孔。就像朱老爺末，阿是看勿起倪勿來哉嘅？」

說笑間，葛仲英、羅子富、湯嘯庵先後到了，連陶雲甫、陶玉甫昆仲接踵咸集。陳小雲道：「善卿為啥還勿來？祇怕先到仔別場花去應酬哉哩。」王蓮生道：「勿是，我碰著歇善卿，有一點小事體，教俚去跑一埭，要來快哉。」

說聲未絕，樓下外場喊：「洪老爺上來。」王蓮生迎出房去咕唧了好一會，方進房。沈小紅一見洪善卿，慌忙起身，滿面堆笑，說道：「洪老爺，耐勤動氣哩。倪個閑話無撥哈輕重，說去看光景，有辰光得罪仔客人，客人動仔氣，倪自家倒勿曾覺著。昨日夜頭我說：『洪老爺為啥一歇要去哉嘅？』王老爺說我得罪哉。我說：『阿啲，我勿曉得嘅！我為啥去得罪洪老爺嘅？』今朝一早我就要教阿珠到周雙珠搭來張耐，也是王老爺說：『晚歇去請俚老爺來末哉。』洪老爺，耐看王老爺面浪搭倪包荒點個哩。」洪善卿呵呵笑道：「我動啥氣嘅？耐也無啥得罪我哩，耐勤去多花瞎小心。倪不過是朋友，就得罪仔點，到底勤緊，祇要耐勿得罪王老爺末纔是哉！耐要得罪仔王老爺，倪就搭耐說句把好聽閑話，也無用嘅！」小紅笑道：「倪倒勿是要洪老爺搭倪說好話，也勿是怕洪老爺說倪啥邱話，為仔洪老爺是王老爺朋友末，倪得罪仔洪老爺，連搭倪王老爺也有點難為情，好像對勿住朋友哉嘅。洪老爺阿是？」王蓮生叉口剪住道：「勤說哉，請坐罷。」

大家一笑，齊出至當中間，入席讓坐。陳小雲乃問洪善卿道：「莊荔甫請耐陸秀寶搭喫酒，耐阿去？」善卿愕然道：「我勿曉得嘅。」小雲道：「荔甫來請我，說耐也來啵。我想荔甫做陸秀林嘅，陸秀寶搭阿是搭啥人代請嘅？」善卿道：「我外甥趙樸齋末，陸秀寶搭喫過一臺酒。今夜頭勿曉得阿是俚連喫一臺？」

一時，臺面上叫的局絡繹而來，果然周雙珠帶一張聚秀堂陸秀寶處請帖與洪善卿看，竟是趙樸齋出名。善卿問陳小雲：「阿去？」小雲道：「我勿去哉，耐哩？」善卿道：「我倒問架來裏，也祇好勿去。」說罷丟開。

羅子富見出局來了好幾個，就要擺起莊來。王蓮生向楊柳堂、呂杰臣道：「耐啵喜歡鬧酒，倪也有個子富來裏，去鬧末哉。」沈小紅道：「倪今朝倒忘記脫仔，勿曾去喊小堂名。喊仔一班小堂名來也要鬧熱點啵。」湯嘯庵笑道：「今年阿是二月裏就交仔黃梅哉，為啥多花人嘴裏向纔酸得來！」洪善卿笑道：「到仔黃梅天倒好哉，為仔青梅子比黃梅子酸得野啵！」說得客人、信人哄堂大笑。

王蓮生要搭訕開去，即請楊柳堂、呂杰臣伸拳打羅子富的莊。當下開筵坐花，飛觴醉月，絲哀竹急，弁側釵橫，纔把那油詞醋意混過不提。

比及酒闌燈地，眾客興辭，王蓮生陸續送畢，單留下洪善卿一個請至房間裏。善卿問有何事。蓮生取出一大包首飾來，托善卿明日往景星銀樓把這舊的貼換新的，就送去交張蕙貞收。善卿應諾，開包點數，揣在懷裏。原來蓮生故意要沈小紅來看。小紅偏做不見，坐一會兒，索性樓下去了。不知這一去正中蓮生的心坎。蓮生見房間裏沒人，取出一篇細帳交與善卿，悄悄囑道：「另外再有幾樣物事，耐就照仔帳浪去辦，辦得來一淘送去，勤撥小紅曉得。」又囑道：「耐今夜頭先到俚搭去一埭，問聲俚看，還要啥物事，就添來啵帳浪末哉，勤忘記哩。費神，費神！」善卿都應諾了，藏好那篇帳。

恰好小紅也回至樓上，蓮生含笑問道：「耐下頭去做啥？」小紅倒怔了一怔，道：「倪勿做啥嘅。耐問我做啥嘅，阿是倪下頭有啥人來啵？」蓮生笑道：「我不過問問罷哉，耐啥多心得來。」小紅正色道：「我為仔坐來裏，倘忙耐有啥閑話勿好搭洪老爺說，我走開點末，讓耐啵去說哉嘅。阿對嘅？」蓮生拱手笑道：「承情，承情！」小紅也一笑而罷。

洪善卿料知沒別的話，告辭要行。蓮生送至樓梯，再三叮嚀而別。善卿即往東合興裏張蕙貞處，徑至樓上。張蕙貞迎進房間裏。善卿坐下，把王蓮生所托貼換、另辦一節徹底告訴蕙貞，然後問他：「阿再要啥物事？」蕙貞道：「物事倪倒勤啥哉，不過帳浪一對嵌名字戒指要八錢重啵。」善卿令娘姨拿筆硯來，改注明白，仍自收起。蕙貞又說道：「王老爺是再要好也無撥，就勿曉得沈小紅搭倪前世有啥多花冤家對頭。倪甥仔臺末耐沈小紅阿有啥好處？」說著，就掩面而泣。善卿嘆道：「氣哩怪勿得耐氣，想穿仔也無啥要緊。耐就喫仔點眼前虧。倪朋友啵說起，倒纔說耐好。耐做下去，生意正要好啵。倒是沈小紅外頭名氣自家做壞哉，就不過王老爺末原搭俚蠻好，除仔王老爺，阿有啥人說俚好嘅？」蕙貞道：「王老爺說末說糊塗，心裏也蠻明白啵。耐沈小紅自家想想看，阿對得住王老爺？倪是也勿去說俚啵，祇要王老爺一徑搭沈小紅要好落去，故末算是耐沈小紅本事大哉。」善卿點頭說：「勿差。」隨立起身來道：「倪去哉。耐倒要保重點，勤氣出啥病來。」蕙貞款步相送，笑著答道：「倪自家想：犯勿著氣煞耐沈小紅啵手裏。老仔面皮倒無啥氣，蠻快活來裏。」善卿道：「故末蠻好。」

一面說，一面走。出四馬路看時，燈光漸稀，車聲漸靜，約摸有一點多鐘，不如投宿周雙珠家為便。重又轉身向北，至公陽里。不料，各家玻璃燈盡已吹滅，弄內黑魆魆的。摸至門口，惟門縫裏微微射出些火光。

善卿推進門去，直到周雙珠房裏。祇見雙珠倚窗而坐，正擺弄一副牙牌在那裏「斬五關」。雙玉站在桌旁觀局。善卿自向高椅坐了。雙珠像沒有理會，淬然問道：「臺面散仔一歇哉嘅，耐來啵陸裏嘅？」善卿道：「就張蕙貞搭去仔一埭。」因說起王蓮生與張蕙貞情形，笑述一遍，將首飾包放在桌上。雙珠道：「我祇道耐轉去哉。阿金啵等仔歇也纔去哉。」善卿道：「俚啵去仔末，我來伺候耐。」雙珠道：「耐阿喫稀飯嘅？」善卿道：「勤喫。」

雙珠的五關終斬他不通，隨手丟下，走過這邊打開首飾包看了，便開櫥替善卿暫行度置。雙玉就坐在雙珠坐的椅上，擲牙牌，也接著去打五關。忽又聽得樓下推門聲響，一個小孩子聲音問：「倪無悔哩？」客堂裏外場答道：「耐啵無悔轉去哉嘅。」雙珠聽了，急靠樓窗口叫：「阿大，耐上來哩。」那孩子飛跑上樓。

善卿認得是阿德保的兒子，名喚阿大，年方十三歲。兩祇骨碌碌眼睛，滿房間轉個不住。雙珠告訴他道：「耐無悔末，我教俚喬公館裏看個客人去，要一歇轉來啵。耐等歇末哉。」阿大答應，卻站在桌傍看雙玉斬五關。雙玉雖不言語，卻登時沉下臉來，將牙牌攪得歷亂，取盒子裝好，自往對過自己房裏去了。

善卿道：「雙玉來仔幾日天，阿曾搭耐咻說歇幾聲閑話？」雙珠笑道：「原是哋。倪無悔也說仔幾埭哉，問一聲末說一句，一日到夜坐來咻，一點點聲音也無撥。」善卿道：「人阿聰明嘎？」雙珠道：「人是倒蠻聰明。俚看見我打五關，看仔兩埭，俚也會打哉。難看俚做起生意來，勿曉得阿會做？」善卿道：「我看俚勿聲勿響，倒蠻有意思，做起生意來比仔雙寶總好點。」雙珠道：「雙寶是勸去說俚哉！自家無撥本事末倒要說別人，應該耐說個辰光倒勿響哉。」

這裏善卿、雙珠正說些閑話，那阿大趑趑著腳兒，乘個眼錯，溜出外間，跑下樓去。雙珠一回頭，早不見了。雙珠因發怒，一片聲喊「阿大」，阿大復應聲而至。雙珠沉下臉喝道：「啥多花要緊咻，等耐無悔來一淘去！」阿大不敢違拗，但差得遮遮掩掩，沒處藏躲，幸而阿金也就回來。雙珠叫道：「耐咻倪子等仔一歇哉，快點轉去罷。」阿金上樓，向雙珠耳朵邊不知問甚麼話，雙珠祇做手勢告訴阿金。阿金方辭善卿，領阿大同回。

善卿笑道：「耐咻鬼戲裝得來阿像嘎，祇好騙騙小乾件！要阿德保來上耐咻當水，勿見得哩。」雙珠道：「到底騙騙末也騙仔過去，勿然轉去要反殺哉！」善卿道：「喬公館去看啥客人？客人末來咻朱公館，祇怕俚到朱公館去看仔一埭。」雙珠嗤的笑道：「耐也算做仔點好事罷，勸去說俚哉。」善卿付之一笑。良宵易度，好夢難傳，表過不敘。

到十八日，洪善卿喫過中飯，就要去了結王蓮生的公案。周雙珠將櫥中首飾包仍交善卿。於是善卿別了雙珠，趑出公陽里。經由四馬路，迎面遇見湯嘯庵，拱手為禮。嘯庵問善卿：「陸裏去？」善卿略說大概，還問嘯庵：「啥事體？」嘯庵道：「也搭耐差勿多，我是替羅子富開消蔣月琴咻局帳去。」善卿笑道：「倪兩家頭賽做過俚咻和事老，倒也好笑得極哉！」嘯庵大笑，分路而去。

善卿自往景星銀樓。掌櫃的招呼進內，先把那包首飾秤準分兩，再揀取應用各件，色色俱全。惟有一對戒指：一祇要「雙喜雙壽」花樣，這也有現成的；一祇要方空中嵌上「蕙貞張氏」四字，須是定打，約期來取。祇得先取現成一祇和揀定的各件裝上紙盒，包扎停當。善卿仍用手巾兜縛綰結，等掌櫃的核算。扣除貼換之外還該若干，開明發票，請善卿過目。善卿不及細看，與王蓮生那篇帳一並收藏，當即提了手巾包兒，退出景星銀樓門首。心想天色尚早，且去那裏勾留小坐，再送至張蕙貞處不遲。

正打算那裏去好，祇見趙樸齋獨自一個從北首跑下來，兩祇眼祇顧往下看，兩祇腳祇顧往前奔，擦過善卿身旁，竟自不覺。善卿猛叫一聲：「樸齋！」樸齋見是娘舅，慌忙上前廝喚，並肩站在白牆根前說話。善卿問：「張小村呢？」樸齋道：「小村搭吳松橋兩家頭勿曉得做啥，日逐一淘來咻。」善卿道：「陸秀寶搭，耐為啥連浪去喫酒？」樸齋囁嚅半晌，答道：「是撥來莊荔甫咻說起來，好像難為情，倒應酬俚連喫仔一臺。」善卿冷笑道：「單是喫臺把酒，也無啥要緊，耐是去上仔俚咻當水哉，阿是？」樸齋頓住嘴說不出，祇模糊搪塞道：「故也無啥上當水。」善卿笑道：「耐瞞我做啥哩？我也勿來說耐，到底耐自家要有點主意末好。」樸齋連聲諾諾，不敢再說。善卿問：「故歇一千仔陸裏去？」樸齋又沒得回答。善卿又笑道：「就是去打茶會末阿有啥勿好說嘎？我搭耐一淘去末哉。」原來善卿獨恐樸齋被陸秀寶迷住，要去看看情形如何。

樸齋祇好跟善卿同望南行。善卿慢慢說道：「上海夷場浪來一埭，白相相，用脫兩塊洋錢也無啥。不過耐勿是白相個辰光，耐要有仔生意，自家賺得來，用脫點倒罷哉。耐故歇生意也無撥，就屋裏帶出來幾塊洋錢，用撥堂子裏也用勿得啥好。倘忙耐洋錢末用光哉，原無撥啥生意，耐轉去阿好交代？連搭我也對勿住耐咻老堂哉哋。」

樸齋悚然敬聽，不則一聲。善卿道：「我看起來，上海場花要尋點生意也難得勢咻。耐住來咻客棧裏，開消也省勿來，一日日嘍下去，終究勿是道理。耐白相末也算白相仔幾日天哉，勿如轉去罷。我搭耐留心來裏，要有仔啥生意，我寫封信來喊耐好哉。耐說阿是？」樸齋那裏敢說半個「不」字？一味應承，也說是「轉去好」。甥舅兩個口裏說，腳下已趑到西棋盤街聚秀堂前。善卿且把閑話掠過一邊，同樸齋進門上樓。

第十二回終。